

“小人物大世界 小悲欢大情怀”

《收获》杂志在西安举办贾平凹新长篇小说《河山传》首发仪式



贾平凹在首发仪式上讲话

9月27日下午3时，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举办了贾平凹长篇小说《河山传》的首发仪式，活动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举行。《收获》主编程永新与作家贾平凹，评论家潘凯雄、王尧、张学昕，围绕“小人物大世界，小悲欢大情怀”主题展开了5人对话。

2023年第5期《收获》杂志推出了陕西作家贾平凹先生的第20部长篇小说《河山传》，距离贾平凹上次出版长篇小说《秦岭记》仅一年时间。《河山传》讲述了渭北平原的农家小子洗河父母双亡，辗转漂泊中在西安邂逅了民营老板罗山，从而演绎出发人深省的小人物传记。作品承袭世情小说、笔记小说和志人小说的传统，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与事件为纬，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几代农村青年进城谋生，性情中苦中带乐的幽默现实经历。

记者 季风/文 图片提供 木南 朱文鑫



活动现场

● 老牌作家一直用新作证明自己在文坛存在

贾平凹属于描写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家，而且是将传统意识和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小说作家。作为老牌的著名作家，贾平凹上世纪70年代初涉文坛，在古稀之年，其思想和写作速度并不蚕老成茧，而是以大树样繁茂开花结果，不得不让很多评论家佩服他强劲的创造性以及艺术写作似乎老处在青春骚动期。

有读者评说《河山传》，就像一场阵

雨并紧锣密鼓，正如罗山的罗姓谐音“锣”字，锣鼓效果是大轰响，有喧天闹腾之感。罗老板靠挖煤发家，选择在秦岭祥峪的双鼓坳建花房子别墅，却在要拿到给城市盖最大楼的工程项目时，路过哑镇，被一骆姓女子坠楼压扁，头成了三瓣。罗山一死，洗河依然在。

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得好，“文学使现实进入了历史，它更真实而有了意

义”。文学和经济、科学相比没有用处，可能它最大的用处就是没有用处。包括奖项，但她是一棵树推动一棵树、一朵云拖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小说中的两个人物，一河一山，一主一仆，也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条溪充实另一条溪，从而形成松涛及充盈的大河。这可能就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手法。贾平凹写了五十年，深得此法。

● 河山是两个人名，别具内涵

贾平凹说，《河山传》写于2022年春天到2023年夏天之间。回顾数十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他希望在这部小说里把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精神变化、风气流转、人性变化写出来，把自己的所观所感所想写出来。“社会现实越复杂，越需要作家关注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打量这个社会，这样你才能有自己的发现。不然你看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地方，你发现了别人没发现的地方。”

程永新先生说：“贾平凹和《收获》的渊源很深，从《浮躁》《高老庄》《秦腔》《带灯》等到他现在的长篇小说《河山传》……贾平凹先生已经在《收获》上发表过多部长篇作品了。贾平凹一直在为时代画像，他是时代的记录员。一名优秀的作家，总

能精准地抓住时代特征并将其表现出来。《河山传》可能是贾平凹作为优秀作家一生追求的作品，他所有的作品连起来就是一部‘河山传’；第二，贾平凹作品里始终有一个潜文本，那个潜文本和隐藏的视角是他的精神原乡，是一个住在城里的农村人在不断地观察生活；第三，《河山传》体现了贾平凹强大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河山传》是通过大量的细节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的。”

评论家潘凯雄说：“《河山传》里面写到的农民工、小保姆、民营老板，只有在中国的这四十年里才会出现。书里密集的细节把人物写活了。”潘凯雄形容贾平凹先生是“文学界的劳模”，而且一直在一条水准线之上，每次都能给读者带来惊喜。在他的第20部长篇小说《河山传》

中，贾平凹是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城乡关系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潘凯雄进一步说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河山传》在他个人作品里是很特别的一部，放在四十多年的长篇小说史，放在每年新出版的一万册左右的纯文学长篇小说里，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评论家王尧看来，《河山传》为文学界重新认识贾平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或者路径。它延续了“小人物大世界”的整体框架，通过大量小人物的细节勾勒出了连贯的历史脉络。在看《河山传》时，他脑海中冒出的一个关键词是“重叠”。所有小人物的细节、插曲、变化叠在一起，所有社会人情、伦理叠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贾平凹写出了当代中国的变化，写出了人的命运的偶然

性和不寻常。他说：“贾平凹创造了他的文学世界。在这部现实主义新作里，我们看到了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评论家张学昕回顾了贾平凹自《废都》以来的文学创作，他说：“我觉得贾老师是最接近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家，他能够写出中国最敏感的问题，有一种象征性的延续，是一种时代生活的隐喻。”他表示，贾平凹对作品里的人物是有敬畏心的，从《废都》《浮躁》到《秦腔》《河山传》，他总能很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特征，很擅长写乡土社会，也充满了对这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小说中的四十年时间跨度，让这些人的命运就像河流一样起伏起伏，但贾老师也越写越自由，让《河山传》写得很疏朗，仿佛是非虚构写作的感觉。

● 贾平凹：写作的乐趣在于自在，更在于折磨

贾平凹坦言：“写作的乐趣在于自在，更在于折磨。这如同按摩时拍打疼痛后的舒服。《河山传》的进度并不快，我每日写几千字或几百字，或写了几百字几千字后，又在第二日否决了，拿去烧毁，眼看着灰飞烟灭。”在后记中，他提

到理性和感性如何结合决定了人的命运。《河山传》中的角色如此，他也如此。他说：“写作中纵然有庞大的材料、详尽的提纲，常常这一切都作废了，角色倔强，顺着它的命运进行，我只有叹息。深陷于淤泥之中难以拔脚，时代的洪流

无法把握，使我疑惑：我选题材的时候，是题材选我？我写《河山传》，是《河山传》写我？”

程永新由此发现了两点。他说：“一方面，贾平凹一直在向传统学习，从《世说新语》《史记》等作品中汲取养料，另一

方面，他说‘我写《河山传》，是《河山传》写我？’又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悟道。这些年，他始终关注着年轻一代在想什么、在写什么，所以我觉得，老贾是用一生的追求在写《河山传》这部大书，也是《河山传》在等他。”